

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何以“封神”?(下)



电影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海报。
图据片方

一次史无前例的文物搬迁

史料记载，朱好古是元代画家，擅长画山水、人物，为山西画工首领。《山西通志》卷二十载：“朱好古，元时襄陵人，擅画山水，于人物尤工，宛然有生态……”

朱好古曾在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兴化寺画《药师变》与《弥勒变》。兴化寺后殿北墙上有“襄陵绘画待诏朱好古、门人张伯渊，时大元国岁次庚申仲秋莫生十四叶工毕”题记。

金维诺等学者推测，朱好古可能是完成兴化寺壁画后，转至永乐宫从事三清殿的壁画制作，这从两处壁画风格相近也可以得到印证。而且，主持永乐宫兴建的宋德方一直在平阳府玄都观校刻道藏，对平阳府内的绘画名家朱好古应有所知，不会不邀来从事这一宏伟工程。

在永乐宫景区内，有一处独具特色的研学“景点”——一块分割成多个板块的朝元图复制展板。担任永乐宫讲解工作的孔新芳介绍说，这个展板是以永乐宫搬迁历史为题材，按比例复制三清殿壁画，并将其切割成588块，还原搬迁实景，让研学者现场感受这一文物保护工程。

讲解员提到的永乐宫搬迁，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永乐宫原址，并不在现在的位置，而是在20多公里外的永乐镇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黄河三门峡水库开始兴建，永乐宫所在的永乐镇处于工程淹没区，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国务院决定对永乐宫进行原物原貌整体搬迁。

“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物搬迁工程，没有任何先例可考，没有外国专家支援，全靠我国的‘土专家’自力更生。”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席九龙说。

中国古代的木构建筑一般采用榫卯结构，建筑的搬迁相对容易实现，但壁画的揭取当时在国内无先例可循，一时间难倒众人。经过周密研究，最终确定了完整的永乐宫搬迁方案，即临摹、揭取和修复三步方案。

从1957年2月开始，永乐宫壁画的临摹用了将近1年时间。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，开始对壁画进行揭取、包装和迁运，并对宫殿建筑进行编号、拆除，将它们运送到新址。从1962年下半年起，又耗时将近4年，才完成全部壁画的加固和复原。

整个迁建工程到1966年结束，前后历时近10年。“永乐宫的搬迁不亚于埃及古代神殿的移筑。”一位日本学者如是说。

文物出版社《永乐宫壁画》中记载，

在《永乐宫〈朝元图〉的发展渊源及其艺术成就》一文中，著名美术史家、美术教育家金维诺说，永乐宫壁画作者应与制作纯阳殿壁画的作者属一流派。纯阳殿壁画完成于元至正十八年(1358年)，是朱好古的门人张遵礼、李弘宜、王椿带领人完成，而三清殿极有可能是朱好古亲自参与制作的。



永乐宫壁画(局部)。图据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



山西省永乐宫纯阳殿。图据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

1958年8月，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(今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)祁英涛带队赴永乐宫进行实地考察，为迁建设计搜集完整的资料，根据永乐宫的建筑、壁画、碑刻的保存情况研究制定加固和搬迁方案。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，国家文物局委派祁英涛主持此项工程的设计兼施工指导。经反复论证，山西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央批复，决定将永乐宫迁至芮城县城北约3公里的龙泉村东。

壁画临摹工作和永乐宫的搬迁设计同时进行。当时，文化部及国家文物局组成了一支由中央美术学院陆鸿年教授带队、中央美术学院和原华东分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的师生七十多人，来到永乐宫临摹壁画。

文献记载，临摹团队首先在深入了解永乐宫历史的基础上，对原作的主题、内容、构图、用笔、用墨、着色到壁画的残损情况，如裂缝、剥落、积尘、变色、霉点、后代修复、层次等环节进行研究分析，制定出临摹总体方案。然后分组对龙虎殿、三清殿、纯阳殿、重阳殿逐一进行实地测量，做好记录，绘制平面图，为搬迁、重建搜集档案和资料。壁画临摹工作从1957年开始，前后三次，历时七个月，临摹壁画960平方米。

1961年，迁建中的永乐宫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就在同一年，冯建官出生在搬迁后的永乐宫西院，他的父亲冯三戒曾经是搬迁团队的一员，从教育局抽调后从事文字刻蜡版任务。随后一家人就住在永乐宫的院子里，看管着这座文保单位。

“建设永乐宫，父亲给我起名就是这个寓意。”冯建官回忆说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自己还是小孩子，有一天一群人在永乐宫大门外不停地敲门，还有一个人从墙外跳进，扬言要“破四旧”、砸壁画、砸塑像。父亲苦口婆心一遍一遍劝说，“这是国宝，这是文化遗产，不能随便砸掉”，最终劝退了这一帮人。

中国美术史学家阎丽川教授曾写诗称赞：“往去今来二十年，惊呼吕祖已乔迁。数遍天神三百六，不残不损不开颜。”

壁画临摹的保护和传承

在永乐宫迁建工程展厅内，摆放着一幅金母元君等比例临摹图，画术精良、惟妙惟肖。这幅出自永乐宫工作人员之手的作品，受到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松的点赞认可。

这幅临摹作品的作者名叫范爱珠，她是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陈展部的负责人。这些年，每当范爱珠走进壁画临摹室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全身心投入其中。“我总觉得我父亲就坐在这里，好像是他拿着我的手在画画一样。”

范爱珠的父亲叫范金鳌，曾是永乐宫文物保管所副所长。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永乐宫对外开放，前来探访的学者、游客、媒体日益增多，带来管理和保护问题。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壁画，范金鳌用近五年的时间组织临摹了三清殿壁画。这幅作品陈列在大殿旁的壁画临摹室里，至今仍是十几所美院学生的教学范本，每年接待5000余名师生。

范金鳌在《80年代永乐宫壁画临摹始末》一文中写道，“在临摹过程中，大家经常一起讨论、交流经验，互相取长补短，青年画家向老教授学习，在生活中主动帮助老教授做些力气活，老教授热情指导青年画家……大家都能主动互相学习，这就保证了摹本的质量……在临摹过程中，画家们付出艰辛的汗水，在四五米高的高架上，一画几个小时，只能静静作画，晚上常常加班到十二点。”

完成临摹任务后的十几年，范金鳌依然“笔耕不辍”，不断寻找和探索壁画的灵魂。“我父亲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都在画画，他把壁画看得比他的命更重要。”范爱珠说，自己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常常因为画画忘记接送她，她为此“耿耿于怀”，十分叛逆地表达出对画画的厌恶。

数年后，父亲病危之时，还在想着让女儿推轮椅自己去大殿看一看。“当时对我的触动是最深的”，回忆起这段时光，范爱珠眼里泛着泪光，声音哽咽。

2013年，范爱珠开始走上绘画之路，她外出学习、不断钻研，进步很明显，大大小小画了1000多张壁画，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和壁画修复传承人。

“有次跟姑娘聊天我还说，现在理解你姥爷当时说时间不够用了，我现在觉得时间也不够用了。”范爱珠说。

在永乐宫景区的文创产品店铺，壁画主题的画册、抱枕、丝巾、T恤、背包很受游客欢迎。“当前已经开发了40余个品类、130多种产品，在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热映的同时，很多文创产品一度脱销，其中不乏设计精美的高端产品。”山西聚展文保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樊逸飞说，计划在省内多个景区开设文创店铺，更好地把永乐宫的故事和文化讲出去。

暑假期间，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荣带着一行十余人的小学生研学团队，在永乐宫停留数日，参观永乐宫、观摩壁画真迹、临摹壁画。“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，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画画，是一种‘朝圣’的心情，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”陈荣说。

据新华社